

静修先生文集

七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記

馴鼠記

心之機一動而氣亦隨之迫火而汗近水而慄物之氣能動人也惟物之遇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也一日靜坐有鼠焉出入懷中若不知予之為人者熟視之而亦不見其為善畏人者予因思先君子嘗與客會飲於易水上而群蜂近人凡撲而却之者皆受螫而先君子獨不動而蜂亦不迫焉蓋人之氣不暴於外則物之來不激之而去其來也如相忘物之去不激之而來其去也亦如相忘蓋安靜慈祥之氣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撓也平吾之心也易吾之氣也萬物之來不但一蜂鼠而已也雖然持是說以往而不知所以致謹焉則

不流於莊周列禦寇之不恭而不已也至元七年十一月二日記

月二日記

攢著記

著之在攢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索靜精微索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攢中著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劫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二四五六



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
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為偶自偶退
一而為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
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
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
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
虛中而為偶自二實中而為奇之象也蓋掛扚之奇徑
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扚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
掛扚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為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
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為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
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
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
滿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天一行邵子

精義卷之五

一

一

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變八卦之象謂
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為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
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扚者又昧
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
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
為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
圍四用半以為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
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
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
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
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
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
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

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二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乏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爲多變者爲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爲多老陽爲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爲至多而變極者爲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於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爲至多乾爲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於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

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爲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爲陽而於乾坤六子之率勉強求合乃若四十九著而虛一與五十著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著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爲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紆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爲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爲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

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
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
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
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
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
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考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
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
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爲
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爲坤之長而乾爲震之長而
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
一爲乾八八爲坤以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是
則按圖畫卦揲著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
衍爲不自然於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

可以形上者又以爲短於龜也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
成說既取之於平義後復以爲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
奇耦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既著之楚說而不明言
於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
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十八一
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即其
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
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即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
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
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
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得之也六陰也
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即艮坎自上所去
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即其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

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劫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致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為如何此因積著而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積成記

麟齋記

編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為消長於當時如麟者

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恣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然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為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為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為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驩如養如梟如梟莫不消鏹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

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
子之讀春秋者子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
然子於聖人剝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歎
鳳鳥之不至傷曾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文當以
聖人之心爲心而自麟其麟也夫年月日記

輞川圖記

是圖唐宋金源諸畫譜皆有評識者謂惟李伯時山莊
可以比之蓋維平生得意畫也癸酉之春予得觀之唐
史暨維集之所謂竹館柳浪等皆可攷其一人與之對
談或汎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勝草木潤秀使人斐回
撫卷而忘掩浩然有結廬終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
土也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嬉者固宜疲
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嗚呼古人於藝也適意玩情而

已矣若畫則非如書計樂舞之可爲脩己治人之資則
又所不暇而不屑爲者魏晉以來雖或爲之然而如閻
立本者已知所以自恥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
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
足道然使其移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緻而思所
以文其身則亦不至於陷賊而不死苟免而不恥其紊
亂錯逆如是之甚也豈其自負者固止於此而不知世
有大節將處已於名臣乎斯亦不足議者子特以當時
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貴之所以虛左而迎親王之
所以師友而待者則能詩能畫皆主事賊之維輩也如
顏太師之守孤城倡大義忠誠蓋一出遺烈振萬古則
不知其作何狀其時事可知矣後世論者喜言文章以
氣爲主又喜言境因人勝故朱子謂然詩雖清雅亦

弱少氣骨程子謂綠野堂宜爲後人所存若王維莊雖取而有之可也嗚呼人之大節一虧百事塗地凡可以爲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彼將以文藝高逸自名者亦當以此自反也予以他日之經行或有可以按之以攷夫俯仰間已有古今之異者欲如韓文公畫記以譜其次第之大槩而未暇姑書此於後庶幾士大夫不以此自負而亦不復重此而向之所謂豪貴王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趨向焉三月望日記

退齋記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自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窮也彼老

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於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可以不以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小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知豁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豁谷知激之勢必汚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處子爲昏悶晦寂曰忿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闔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辯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

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捭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
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方
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覺而收
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
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况於
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踈而不得踈欲貴而不得貴
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
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
冥不可以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
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
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
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
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

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爲戒
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子固知仲
禮之不爲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真失於有所不爲者也
夫有所不爲者蔽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
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
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
焉非如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
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
元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某記

饗餐古器記

金臺田景延蓄一銅器若古尊彝其象拱泉而垂腹臚
其面而坐則人焉河東元裕之爲之攷定其爲古器無
疑而謂其象則饗餐也景延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

之欲以張博古之本焉而且請子記之嗚呼人之於古
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為博物之增惑也
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為玩物之喪志也為
增惑為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
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為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
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自此
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人之於古器物也
固有可為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矣夫如是則吾惟恐
景延之不好古器然亦恐景延終將不好也至元丁丑
十月朔容城劉某記

何氏二鶴記

戶部尚書何仲韞鎮姑孰時所畜鶴有雌雄不雜處者
兩凡鶴之被畜者多不卵而其雌卵一他雖卵而不生

靜修文集卷十八

九

而二卵皆生他雖或生亦不長息而死今卵而生者已
翩然二鶴矣南州士大夫名以瑞鶴而請其說於予夫
人天地之心也心固可以帥夫氣而物則氣之所為也
故物有自我而變者而鶴何瑞之有焉苟我之積於中
而發於外者莫不藹然慈祥則彼物之泮沉於吾氣之
中者雖萬物失所而獨全其生雖氣類暴悍而獨順其
性故猶有相乳者雞有哺狗者夫物固不得而自知之
也今何氏之鶴能有別復卵而育也在仲韞必有以使
之然者雖然自物而推之人自家而推之國吾之志所
得而帥吾之氣所得而育者二鶴而已乎至元十六年
九月朔容城劉某記

歸雲菴記

易有鄉曰凌雲鄉有道菴曰歸雲鄉民劉用之所作也

用家有田千餘畝水碓二區白金二千兩性薄於自奉而喜施予乃並其居築老子祠祠側爲環堵十餘客有學老氏之靜者延而居之凡衣食皆給焉使得一意於學而無事相往來如是者二十年其田財費以盡而用亡矣客亦散矣今但有奉祠者數人而已嗚呼用亦勤矣哉蓋聞燕山竇氏之風而興起者惜其智力止及於此而已也昔子游西山過其鄉而裴徊者久焉見其山水雄勝雲煙奇麗慨想一時賓主之樂不覺有飄然遺世冷然長往之志也至元丙戌用之女夫鄧淵拜子請紀石以旌其事子問用他所行曰嘗收癯老十餘人悉之家終身焉又通瘍醫以藥授病者不責償問用時環堵客曰往往以道術知名亦有被徵車賜真人及師號者問今奉祠誰曰丈人時客崔徵士之徒也問築祠始

靜修集十八

十一

末曰今五十年矣問祠所里名曰沈也余於是念疇昔之經行傷有志之不就取老氏之旨爲歸雲之章授今奉祠者俾歌之以爲步虛之變焉惟靈居兮太無隣旋一氣兮凝雲忽乘之兮下覽思明示兮德之門相彼髦士兮尚不稱老况乾之尊兮有嚴其昊孰守虛柔兮恒處子道眷茲人兮與俱命白雲兮前驅渺何方兮故域雲遙遙兮踟躕是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劉田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遂

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爲鄉約春
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
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
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
專門之師邪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
私者邪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
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
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
也今吾之所以爲人君君臣臣父子子而不淪胥於
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
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褻等曰諾
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又明年秋九月
晦日容城劉某記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靜深分布穠秀保
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爲郡人所觀賞者惟是予暇日
游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題爲翠錦
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五十年
耳已撤而爲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爲是也奚
益予聞之大以爲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
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
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
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
爲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
而遂不爲之後人創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爲
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爲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

我安得茲游之樂乎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爲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邪予既曉或者復私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記

種德亭記

趙郡王允中其先太夫人所居之堂而鄖城先生名以善慶且爲之記允中別築亭爲游息之所而寓軒先生題爲種德求予記之予聞或有疑夫善慶種德之意若重出者蓋不知二公命名之意其脈絡所屬有賓主之分焉堂之名自我泝而上之也而我爲承其慶者也亭之名自我沿而下之也而我爲有所種者也就夫種以譬之如去歲之所種所以給夫今歲之用也而來歲之用所以仰夫今歲之種也一不種焉則其用也從而窮矣今允中之所以承其慶者既有所自而其實亦見於

堂之記矣其後人之所以承於我者必將自允中而出之于嘗因是而求允中之心三爲廉使未嘗不以賑恤罷民平反寃獄爲事使河南時奏罷鎮南郎將爲民害者一人力出良家誤爲豪右所臧獲者百餘口此雖皆人所不敢爲者然未足以知允中也至於陳請省臺嚴江浙鬻子之禁上書天子論國家儲副之重使河南而哀江浙守一官而憂天下此可以見其心之忠誠惻怛之至也由是而觀之允中固不愧斯序之名而斯亭也其將復爲子孫善慶之堂矣二名相因當反復無窮又何患其意之重出也邪至元壬辰八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鶴菴記

或贊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知

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爲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爲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歎曰謂大經爲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思欲高舉遠覽而與此游邪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爲以已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况邪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爲也然則名菴之意果安出邪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

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嘆其爲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于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玩此數者於編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劉某記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序

趙徵士集註陰符經序



予讀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矣盡矣此言其體之
 自天而入者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即觀天之道也五
 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即執天之
 行也此言其用之自人而天者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此則言聖人之兼體用以天道立
 人極者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則非天性矣人發殺機
 天地反覆則為人心矣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又立天
 之道以定人者也夫苟不以道定焉則天人判而二以
 道定焉則天人合而一二之則機過而相悖一之則機
 定而化行化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

靜修先生集卷之十九

天理而止其所矣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
 三要可以動靜此希天希聖之功而所謂執天道見天
 賊立天道合天人者其本皆出乎此也蓋九竅之邪未
 除則不能靜而常動若以三要為害而絕之則又一於
 靜而不動也惟知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克其邪而反
 其初則可以動靜矣其所謂動靜者即朱子之所謂動
 未嘗離靜而靜非不動者也其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
 動而未嘗離靜者也而殺機則動之過者也火生於木
 禍發必剋茲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夫
 火剋姦潰以其大者而言之則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之
 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九竅之邪也知之修鍊以其
 大者而言之則立天之道以定人之謂也以其小者而
 言之則伏藏動靜也此其言之自相發明若無所容未

說者而中山趙徵士才鄉之集註近百家幾數萬言其志亦勤而學亦博矣陵川郝侍讀既為序之復因外舅郭公請一言於予予謂經之出處意義則前人已盡之而其廣衍推稱則郝序又無遺者若兵家及養生家之說予又未暇熟讀而悉知之特疑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若非正學之語而有害夫道者豈蔡氏早年之說邪趙君必能攷夫此故書以問之至八年四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其於書雖無所不攷然自漢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為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為近古而東垣李明之

靜修文集卷一

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過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鈞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濕而其症則經之所謂水清濕與濕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是則以其嗜醢乳而且以飲多飲速為能故也此則經之所謂飲發於中跗腫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此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為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毀之研摩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以謂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

舊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
又非戰國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
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爲此
也疑特令學者之熟於此而後會於彼焉耳苟爲不然
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于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
若從事古方者之爲愈也羅亦以爲然予聞李死今三
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年
月日劉某序

篆隸偏傍正譌序

小學之廢尚矣後世以書學爲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
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
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人之所
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書也點畫顛末方圓曲直一

靜修集卷之六

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
學之士蓋欲即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而
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爲非有一毫
慕外爲人之私也若夫後世則虞有不知其姓而頗有
不知其名顛倒側媚惟妍而已矣而况於學者乎嗚呼
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
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摸法書之功而求知夫
偏傍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爲類而以
次習之顧力有未暇者焉今田君景延纂集凡隸書之
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奉泰奏秦春者爲一書非惟
使爲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爲隸者知以篆爲本真
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傍正譌而請予序之子因傷
古道之不復歎予志之不就而喜景延之勤篤也故爲

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莊周夢蝶圖序

周寓言夢爲胡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爲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茲所以爲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麴之思以詫夫家人時俗而爲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于天地萬物之外也

卷之十九

九

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爲幻也幻且不
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
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
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
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
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
納事物於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
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
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
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
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
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
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

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者臯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某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送郝季常知潁州序

名家之子弟起天下之至易而亦起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衆人則皆得因緣馮藉以立事功苟爲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爲清議所不容矣季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爲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

靜修集十九

卷十九

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爲者於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之授詩書又知其爲有志者今其將爲州于潁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以告之予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起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起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容城劉某序

送翟判官序

予昔聞翟氏之先人有隱德於人其事甚悉存之於心有日矣特未有以信之者也渡江之役而良佐與焉自江淮抵閩越觸炎熱瘴癘遂病不起時氣運方厄而南北之人病死相藉奄然一息孰能勝之人固不望其生已亦不復以生理自念矣及還則鄉里雖驚其至然形容非昔而生氣若奪識者尚憂之後二年子居山中忽

報云新除江州路判官來訪出應則隱然昔之良佐也
凡事有智數之所不能測者必有一定之天存乎其間
昔子所聞於是乎有以信之矣良佐好善喜讀書今將
為政矣其思夫天人之際雖反覆變亂之極以人勝天
以文滅質而氣失其平其所謂一定之理者固未嘗有
毫髮潛差以負於我則其政必有異於人者矣子行矣
子將觀子矣登廬山泛九江裴徊於濂溪白鹿之間以
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良佐見輕舟凌波隱見垂綸長
嘯鼓柁而歌如太康之漁父者其必我也

送張仲賢宣慰淮東序

東南富山水之奇秀而限於南北不得周游而歷覽之
使人恒鬱鬱不樂而若有所失自宋亡百五十年之分
裂一日復合凡東南名勝之跡一日萬里而惟其所欲

八靜修集卷十九

一

焉此固不屑屑於當世以觀物自娛者之所樂得也方
天下無事事有綱紀士以才能自負者每以無以自異
於中人而不得盡其所有者以自嘆今沿江南北皆我
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
志於當世以有為為事者之所樂得也堯山張仲賢出
金源名族少嘗為刀筆吏武安樂舜道之令季乃能
世其儒作詩文有遠意頗喜讀內典於世味雖甚薄而
其可以有為與其所欲有為者則磊磊固在自省掾出
參山東真定諸人而為京官復出而同知宣德雖皆
有能聲然視其所存則百不一二施今宣慰淮東則其
所也將行也而勅予山中予聞其有是行也而東吳西
楚宛然吾扁舟之上矣故吾與仲賢之意向雖殊而得
其所樂則一乃舉觴引滿各盡平生既而復與之盟曰

今公與子固樂矣然未真得其樂也或秋風春水我將
圖南公與賢州牧郊迎於淮海之間予因訪淮東之父
老及公之僚佐得公之所施設於是以大白壽公而公
乃指顧江山之勝槩者以酬我於是時予二人之樂又
將不止此而已也仲賢曰然謂既有盟不可不載之辭
故書以贈其行容城劉某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
爲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其所
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
乃內外之職男女之功各有常分者也蓋不惟不敢相
越而知之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
得而與之詩書六藝且不得而與之而况後世之所謂

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
哉使其天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
已至於藉是以求知而博求久則爲外事明矣又暇屑
屑於是邪靜華君張氏蔡武康之女嫁爲喬氏妻而金
源名士王儵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家學遺
澤蔚有風範而君之貞靜端潔其氣類之合又有與竹
同一天者故素善墨竹而元郝諸公見之因爲詩賦以
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予序之將
併刻之石焉昔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叙王凝妻於雜傳
之中朱文公刪定楚辭錄胡笳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望
於後世之爲士者矣予因歌黃魯直詠姨母李夫人墨
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之句乃慨然爲
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叙男

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元辛巳
二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賜杖詩序

至元二十九年春 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端西
土所貢雕玉杖公既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
五十餘首公分爲三卷命某爲序某曰夫古人自授田
百畝含哺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鐘千駟凡上之所
以賜下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蓋其職然也非有
所爲而賜也自力田以租至於御金革而理庶務凡下
之所以勤上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盡焉亦其職然也
非有所爲而勤也上之人若曰是可以鼓舞之也是可
以駕御之也是而賜焉其下亦曰私惠之可懷也厚
賞之可致也以是而勤焉則不惟非所以爲君臣之義

善修子集一九

而其更相責望之間一有不至則其職從而虧矣後世
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與然則臣之於君之賜也何如
何哉曰敬之而已矣榮之而已矣如古人之正席先嘗
乘服以拜者是也某舊聞公嘗被錦衣貂裘之賜惟於
巡衛錫宴則服之及退則襲而藏之惟謹蓋知是禮也
今其於杖也其所以敬而榮之者亦必有以勗之矣此
則詩人已畧言之若夫 聖上以如天之仁推赤心於
天下必不以一杖之故遽圖責報於臣下而公之平昔
以忠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所
當爲必不以一杖之故然後加勉於 國家此雖詩人
之所共知而其言則未有及之者也敢以是爲序而補
其闕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日去鄉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尚無恙子孫滿前田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集為一卷將時諷詠之以侑捧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竊有感之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者豈氣稟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邪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勝之邪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溫而節其飲食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強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耳式其勉之子欲我享九十詩而已乎年月日容城劉某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為郡從事從事先為宰府掾請出求為鄉郡以翁故也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為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為人瑞况百歲乎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為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為尤可貴也今翁既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為鄉郡其為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菴序

廉公惠更名序

故相廉公嗣子公惠舊名字以其於兄弟之名字形取類為不合也蓋嘗請於公而未及更今雖已孤而意恒若有闕焉者遂謀於子而更之曰怡而以告諸家廟焉蓋亦禮之變也而其取名之義則有取於兄弟雍睦之義也蓋公之臨終也以諸子恪恂等皆幼而公惠獨長懇懇自諸子而屬之也今其設心以為既以一名字形於兄弟不合且必求其合焉而後已而其取義則又專在於兄弟之義也以是而日警省焉先訓之不忘也其庶幾乎至元戊子十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古里氏名字序

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敘其為女真人其子石倫為金大將為金死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

蘇修集卷十九

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予聞之夫以為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脈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絕本根附於他裔顧乃因切苟且徇於流俗而不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為問乎今先為正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恐伯盡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如是則古里氏其將為著姓矣後世子孫雖欲改之其可得乎嗚呼承也其勉聽之哉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序

徐生哀挽序

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景巖卒其疾革也泣謂予曰養未終學未成廿六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言於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幸終平昔之愛而無遺死者之恨其遺言於父祐及其故人徐子懌亦然嗚呼以生之

明敏而未冠能文章既長而講學不輟夫豈不知其為
學初不為不朽計而所以不朽者又不在夫人之一言
而人之一言果可以託以不朽者又不必區區之石也
今其哀懇如是豈其氣方英銳邁往之際而天遽然折
奪之其中有不能自己者乎即此而觀其所志使天假
之年或有以致夫真不可朽者亦未可知也欲勒銘表
墓或分有未宜乃敘生之才志有如此者率同志為辭
以哀之亦庶幾乎與人有終之義焉明年正月既望容
城劉某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清苑田景延善寫真不惟極其形似併與東坡所謂意
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畫形似可
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
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與天者也亦下學而
上達也予嘗題一畫卷云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
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麴南華一啜然此又可謂
學景延不至者之戒也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容城劉
某書

中祀釋奠儀序

堂寢之制非古也像設之儀非古也而釋奠之禮獨從
古焉未免有情文相戾者如神不地坐而簋盥前陳神
不面東而拜或西向此皆先儒所欲為之修明而未暇
者也雖然以今觀之其所謂情文相戾者學者亦不復
盡見之矣而况先儒之所欲修明而未暇者乎安肅劉
仲祥集諸家釋奠儀以成是書施於今之學者不為無
益然向之所謂情文相戾與夫先儒所欲修明而未暇

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至元戊子八月望日劉某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天之授子曰人焉而已矣凡配人而稱其美如賢人善人之類雖其高下之品不同要其所指稱也各有限皆不足以盡人之大也如天也人或稱之曰上天者言其崇高也或稱之曰神天者則言其變化也皆不能有以相兼也若止曰天而已則其天之全體為盡見也惟人也亦然今人有人稱之曰子賢人也子善人也則必欣然而悅稱之曰子則將怫然不悅蓋不知天之授子曰人者之為大也苟知之將終身汲汲望有以少及乎人之稱而未能而向之所以欣然而悅者亦將陋之而不屑矣無極李公勉幼名授親所命也及冠而字則已孤矣嫌授幼名也而更曰策今也公勉知其所當勉者在

八靜修文集卷之十九

十一

乎天之所授也即幼名而稱之終身古入之道也已孤則其名又所不忍更也於是慨然因祭以告其親而復乎初嗚呼公勉其有志也邪其不苟也邪吾知其必能思其名而勉之矣因其請也告以是說年月日况翁序

